南方工报“三十而立”征文评选结果揭晓

本报讯(全媒体记者蒋灵茜)由南方工报发起的“三十而立”主题征文活动评选结果近日出炉(名单见右表)。宋艳、魏松分别以作品《30岁,拥抱我的“最传庆”们》《并不遥远的幸福》摘得一等奖。

“三十而立”主题征文评选是南方工报在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发起的活动,邀广大读者分享在三十岁这个关键时期的所思、所感、所惑,共同探讨三十岁的意义,及其如何影响生活、工作和梦想。

本次活动累计收到正式投稿作品近千份。经活动组委会初评、终评,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名、二等奖5名、三等奖6名、优秀奖10名。组织者将对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颁发相应奖金和证书,对优秀奖颁发证书。

“三十而立”主题征文评选活动获奖名单

奖项	作品	作者	奖项	作品	作者
一等奖	30岁,拥抱我的“最传庆”们	宋艳	优秀奖	三十而立,向阳花开	马健
	并不遥远的幸福	魏松		举起“自身认同和完整”的火把	潘继荣
二等奖	而立未立何足惧	叶玲利		那一年,我三十岁	司长冬
	全职妈妈的三十岁故事	赵春艳		三十岁而已,放下执念往前走	许燕如
	写给三十而立的我	林焕煜		三十而立:我在格力凯邦的成长之路	孔华彬
	三十立业,“律途”起航	丁运时		横卧在路中间的狗	韩玉佳
	奔跑吧,三十岁!	雷亚梅		一声喝止	王德新
三等奖	小火慢炖而立年	王芝		那年,我扛起了孝的大任	大叶子
	身份对调	王映婵		三十岁,远方阳光充沛	李乐云
	向阳而生,人生何惧沧桑	阡陌		三十岁,还不奋斗干什么	张玉宝
	左右摇摆的三十岁	任静			
	而立·而励	李万			
	与工会相伴的日子	李青			

泅着年味的甜粿

●刘嘉敏

氤氲之间,伴随着红糖香气,年味扑面而来。每值年节,闻到如此熟悉的甜粿味道,便觉怀念。风摇摇晃晃地接住我的念想,一路远去……

“不蒸甜粿不过年!”儿时,我和弟妹们总是叽叽喳喳地凑在大人身边,争相分着一块块刚出炉的甜粿,也顾不及烫,咬下软糯糯的一角,边吹边咬,甜滋滋的味道直奔心里去。一旁的大人们都乐呵呵地看着,有些嘴馋的也上手拿了一块,像小孩一般,乱吹一通。那时,阿婆常坐在小凳上,只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外边正支起日头,里屋也洋溢一片阳光,好不热闹!

不过,蒸甜粿是个费劲的活计,尤其是做大分量的甜粿,更难把握度。阿婆还在世时,需提前好几天准备材料,叫人帮忙磨十斤糯米粉,又购置三斤红糖。糯米是自家田里种的,磨出来的粉白、亮、净。而红糖,阿婆会选深红,能凝结如石、破如沙,她认为这样的红糖才够纯正,够香甜。又提前一天,把炒熟的糯米粉和融化的红糖水拌混在一起。在刻满岁月痕迹的大木盆

里,阿婆黝黑微颤的手在一片洁白的粉中,沿着热流不断揉搓。什么时候添糖水、倒多少糖水,分寸皆在阿婆的翻覆之间。

我和弟妹们也非要试上一试,小手一伸,不小心碰到热乎乎的红糖水,全“哎呀”一声缩手散开。阿婆见状,只好搓出一小团丢给我们,让我们待一旁玩去。我喜欢蹲在阿婆身边仔细观察,看着她忙碌娴熟的身影,心里只觉那真是双“铁手”,什么都不怕。

面团揉好后,需要静置一晚,让糯米粉和红糖水充分融合。第二天,阿婆一大早就烧起柴火灶,支上大锅,隔着水和木架,垫上一片片芭蕉叶,再将大面团稳稳放入。那时,我常常抢着烧火,为的就是能早一点吃到嘴。等热气从蒸笼缓缓钻出,整个厨房都飘散着红糖和芭蕉叶的清香,惹得我直咽口水。终于等到阿婆掀开蒸笼,不等切好,我们争先恐后地揪起一小块,虽然烫得龇牙咧嘴,但那甜粿的软糯香甜,慢慢浸入唇舌,只留下幸福和满足。

客家甜粿,又名甜粘糕,要趁热吃,味

道最佳。但其实放凉也不妨事,还可蒸、煎。煎过的甜粿也别有一番风味,阿婆就常常将剩下的甜粿拿来煎。锅里热少许油,待油温起来,将一块块甜粿整齐铺好,滋滋声一起,空气中顿时弥漫红糖焦味。阿婆熟练地翻动着,直到两面都煎得酥脆。最后撒点炒过的白芝麻,停火出锅。吃进嘴里时,口感十分丰富。第一口焦脆,下一秒牙齿碰见软糯,口齿布满红糖香味。粘糯与焦糖碰撞在一起,实在让人欲罢不能!

那些年,阿婆一直亲力亲为做甜粿,回到老家,我们便能吃上一口。如今,阿婆去世后,却再也吃不到熟悉的味道了。市场上的甜粿虽然琳琅满目,但吃起来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或许,是少了阿婆那份用心和执着;或许,是少了那份团圆的味道和温馨的记忆。

又是一年春节至,远处的风携着往日的记忆,恍惚之间,我仿佛又看见一群孩童正叽叽喳喳分着甜粿,阿婆笑盈盈地看着我们……

归心

●陆德峰

列车化身导线,串联起每个站台
游子的归心,化作汹涌电流
在铁轨铺就的电路里
朝家的方向飞速奔涌

家,是精巧的智能开关
轻轻一触,思念瞬间接通
每一盏思念的灯
都被这股电流点亮
距离曾是巨大的电阻
试图阻拦电流的前行
可归乡的电压持续攀升
让守望的灯泡愈发明亮

亲情是稳固的保险丝
在渴望团聚的驱动下
保障着情感的电路通畅
让奔涌的乡愁
在思念的回路里,永不短路

乡村的年

●梁惠娣

时光在村前的老槐树上打了个盹,眨个眼,便到了年关。

走在乡村的路上,总会见到一些平时鲜见的面孔。那是外出的游子,像归巢的鸟儿纷纷回到家乡。游子回家过年,是因为需要心灵深处,那些来自故乡、来自亲人的慰藉。路上遇见,流露的都是久违的笑脸,和那永远不改的乡音。乡音,就像装老坛里香醇的酒,醉着游子漂泊的身心。

接近过年的时候,村里搭起了戏台,请戏班子来唱大戏,唱的是热闹喜庆的粤剧。晚上,好戏开始,锣鼓笙弦被摆在戏台的一角,敲敲打打,吹拉弹拨,伴奏声如高山流水,悦耳动听。穿着各式戏服、化

着浓妆的生旦净末丑纷纷陆续登场,咿咿呀呀地唱,演绎着一段段传奇故事。村里的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,他们一边跟着节拍拍打着大腿,一边跟着摇头晃脑地哼唱,完全沉浸在戏剧的世界里。小孩子的心思可不在看戏上,他们像欢喜的燕雀飞来飞去,呼朋唤友,买各种各样的零食,买小水枪,买弹珠,买花炮,买烟花,尽情地玩。

除夕中午,人们开始做年夜饭。东家大娘在宰鸡,西家大婶在杀鱼,北边新妇在认真地洗菜。人们一番热火朝天的忙碌过后,美味的饭菜端上了餐桌上。白切鸡、红烧肉、炸肉丸子、香焖茄子、腊肉青椒……家乡粤西过年的餐桌上,少不了的一道菜是鱼,寓意着

人们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。那一顿年夜饭,是一年之中吃得最香最快乐的一顿饭。

将近子时,一声鞭炮的炸响,掀起了乡村过年的又一个高潮。乡村里过年,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,代表着人们一年里的日子红红火火。人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鞭炮,拆开能绕院子两三圈。除夕夜,“噼噼啪啪”的爆竹声忽远忽近,此起彼伏,绵绵延延地响一整夜。那一夜,我们通常兴奋得睡不着,走出去捡“哑炮”。那时候,每家每户门口的地上满是爆竹的红纸片,徒增几分喜庆的色彩。空气中弥漫着爆竹的硝烟味,那是过年的味道。

乡村的年,是说不尽的欢乐与热闹。